

駱

臨

海

集

駱臨海集卷第八

唐駱賓王著

同里後學陳熙晉箋註

松林後裔祖攀校訂

上廉察使啓

新書百官志龍朔元年改御史臺曰憲臺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兩臺歲再發使入人春日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案光宅係武后紀元而此啓具陳爲親欲仕之意必上於高宗時蓋武后元年始分左右臺其設廉察等使則非始於此時也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棲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慮敢用披

丹家語致思篇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  
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  
不可復得也捧檄見贈高四詩序史記樂毅列傳始齊之  
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  
漢書揚雄傳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  
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  
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嘆息泣下漣漣王融答勅撰漢  
武北伐圖賦啓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  
斯彰吳淑事類賦天部自注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老人擊  
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  
何有於我哉嵇康幽憤詩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詩小雅序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披丹  
見請陪伏惟某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駕  
封禪表飛呂以韜雲泊乎鹿走周原霸燕圖於卽墨蛇分沛澤封  
漢爵以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習吉黃裳一習

作襲○王輪金闕見傷祝阿王明府詩岳音節見久客臨  
海詩後漢書班彪傳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章懷太  
子注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  
蛇分見過故宋詩史記樂毅列傳樂毅賢好兵燕昭王使  
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投樂毅於是并護趙  
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攻入臨菑燕昭王大悅  
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樂毅畱齊五歲下齊七十  
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  
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  
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樂毅卒於趙其後高帝  
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  
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正義卽墨今萊州地理志云  
信都有樂鄉縣案樂鄉今直隸深州成古通作城案此一  
聯廉察使蓋樂姓疑卽挽詩之樂大夫也詩大雅福祿攸  
降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杜預注鍾聚也閔公元年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孔穎達疏言此人子孫又將爲公侯也李  
騫釋情賦旣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班固幽通賦系  
高項之兮胄兮氏中葉之炳靈二句與傷祝阿王明府詩  
序同若乃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

宗登小魯之山辨練光於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  
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且而雕

談素論凝乎開夜光於妙辨

峯秀十句已見上司列大常伯啓揚雄長楊賦序雄從至

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  
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注韋昭曰翰墨也善曰翰林文翰  
之多若林也猶儒林之義也清規已見上兗州刺史啓月  
旦見上兗州司馬啓雕談妙辨見遊陀山寺詩任昉百辟  
勸進今上賤道風素論坐鎮雅俗李善注王隱晉書劉琨  
表曰李衡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晉書陸機傳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乎  
圖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

旣而業

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鴛池絢桃花而曳綬揆畱皇

鑒忠簡帝心列職春宮標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白耀

於紫宸故得龍綽垂光哉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

以連陰

麟角見前啓茅茹見早秋出塞詩宋書樂志古詞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

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道傍桃花綬見上太常伯啓揆畱六句並與上太常伯啓同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言言出彌大也陸德明釋文綍音弗大索喻銜詔出使也後漢書方術傳李邵善河洛風星和帝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諸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劉峻廣絕交論鶴蓋成陰五雲用黃帝見五色雲氣作華蓋事見贈高四詩序庾信周宗廟歌方定五雲官先齊八風令

某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

河神人昂映白榆以疏祥江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薰風  
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  
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

隸萬里維桑

揚一作多

○郭璞江賦煥大塊之流形混萬

見請陪封禪

表漢瑟調隴西行天上何所有厯厯種白榆

史記龜策列傳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

有神龜在江南

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宋元王二年江

使神龜使於河

至於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

籠中夜半龜來

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泉陽豫

且得我王有德

義故來告訴元王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

平而問之曰今

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乎繡之

衣而乘輜車是

何物也衛平乃對元王曰予服而乘輜車

其名爲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元王大悅而喜向日而謝

再拜而受擇日

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

灌龜於壇中央

以刀劍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

荆支卜之必制

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

盡當江淹上建

平王書高議雲臺之上李善注東觀漢記

曰建初元年詔

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地肺見

前啓呂氏春秋

六論求人篇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請屬天下於

夫人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旣已

治矣自爲與啁

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

腹歸已君乎惡

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

高誘注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出沒風塵二  
句見前啓左傳僖公四年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  
注穆陵無棣皆齊境也棣大計反案上齊州張司馬云塊  
然獨處一紀於茲此云十年無棣猶言十年於齊境也維  
桑見送閭五既而曰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遙  
還潤州詩序

松浦以南浮冀塵迹邱中絕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馭潘

輿於家園

日遠見贈高四詩序西笑見崔駙馬登樓宴詩

吳會見白雲抱幽石詩元和郡縣志江南道蘇  
州吳縣松江在縣南五十里經崑山入海左傳越伐吳于  
笠澤卽此江漢機見贈高四詩傳咸儀鳳賦穢微塵之紛  
濁兮患俗網之易嬰潘岳閒居賦大夫人不悟地絡遐張  
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維白駒於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於高雲顧以驚鉛並從

媒銜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反哺私情遽切南陔之詠

少希願復輒布悃誠雖噬指恩歸空軫倚閭之望而嚙臂



求仕非圖高蓋之榮

張衡西京賦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薛綜注維綱也絡綱也白駒見獄中書

情詩梁簡文帝阻歸賦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戰

國策楚策黃鵠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盧治其煢綴

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礪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案古

人引用多以鵠為鶴後漢書隗囂傳但驚馬鈴刀不可強

扶章懷太子注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鈴刀說文鈴

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鈴刀為銘言驚馬鈴刀不可

強扶持而用也戰國策燕策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

媒而自銜弊而不售廣雅釋詁銜貴也阮籍詣蔣公奏記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小

雅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東晉補亡

詩南陔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李善注

聲類曰陔隴也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

反哺尚在翔禽詩小雅顧我復我箋云願旋視也復反覆

也說文十篇烟幅至誠也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

仲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容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

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

悟汝耳又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

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劉向列女續傳  
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  
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吳起殺其謗已  
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  
爲卿相不復入衛漢書于定國傳  
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  
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

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願免離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

潤礎霈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自銘恩於食稻黃衣童

子將賽德於餐花拜手迴遑傾心霖霖謹啓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周書邵惠公顯傳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蔡邕胡  
公碑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楚辭離騷經  
羌對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周書梁臺傳臺性疏  
通恕已及物惟幾六句已見上太常伯啓吳均續齊諧記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  
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  
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  
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畱大銅盤可二尺廣與

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  
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鮑照野鷺  
賦空穢君之園池特慙君之稻梁黃衣童子見上兗州張  
司馬啓馬融長笛賦長管遠引旋復迴皇謝莊月賦滿堂  
變容迴遑如失詩小雅益之以霰霰  
傳小爾曰霰霰土革反霰音木

上瑕邱韋明府啓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河南道兗州  
瑕邱縣本漢縣屬山陽郡即魯之

負瑕邑也宋元嘉十三年立兗州理瑕邱城而瑕邱  
無縣至隋文帝割鄒縣汶陽平原三縣界立瑕邱縣  
屬兗州案瑕邱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二  
十五里

賓王啓側聞觸籠戢翮負垂天而跼影伏櫪羈蹄望絕塵

而踠足

觸籠垂天見螢火賦馬融廣成頌乃安斯寢戢翮  
其涯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日者謬得升降承平之

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詩小  
雅毛亨傳局曲也堊德明釋文局本又作跼魏武帝神龜  
雖壽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絕塵  
見前班固東都賦馬踠餘足士怒未洩李善注踠屈也於

遠切故以遊蓮遇綯悟宋王於嬰羅在藻迷波顧蒙莊於煦

轍王本作王文苑英華注疑按當是王字之譌○遊蓮宋

常伯啓煦轍見古意詩史記老莊申韓列是以臨淄遣婦

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

寄束縑於齊鄰邯鄲下客效處囊於趙相

人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

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

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

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

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晨去過所善母相

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母相

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

束縑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

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

國遇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

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

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注師古曰糺亂麻音於粉反王棼野客叢書韓非子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東繻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媪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畱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伏惟明府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已定從而歸遂以爲上客伏惟明府公締址瓊峰靈嶽蔽丹霄之景圖基珠溜神流沃清漢之

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傳金篇緝藝味雅道於扶陽孕

蘭畹而生姿灋灋踵高門之慶產銅溪而寫鐫荆藍資象

德之禎

溜一作浦踵一作鍾。王粲白鶴賦餐靈嶽之瓊蕊吸雲表之露漿湛方生廬山神仙詩飲露丹霄

嵇康琴賦

據神淵而吐溜玉札見閨情詩啓漢書韋賢傳

韋賢字長孺

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

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

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樸少

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本始

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

子平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籬不如一經案臨海有春夜韋明府宅晏詩當卽其人也

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王逸注十二

畝爲畹說文十三篇田三十晦曰畹班固西都賦挾灋灋

據龍首李善注張揖上林賦注曰灋水出鄠南山豐谷漢

書曰灋水出藍田谷高門用于定國事見疇昔篇水經注

漸江水篇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而出銅以

成五劍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銅溪晝森沈乳竇夜涓滴

陸德明莊子音義下錡五各反司馬云劒刃也一云劒稜也晉書華譚傳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至洛武帝親策之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之下後漢書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荆山劉昭注卽卞和抱璞之處初學記寶器部京兆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坊辯羝羊演飛龍之祕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浮炫價之光

珠胎瑩色丹穴悟來儀之迅鳳彩含姿靈襟轉璧絢逸照

於蘭池神府驚蘋韻清音於桂浦談叢散馥韞餘氣於九

蘭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鳳彩含姿蜀本作鳳姿含彩飛一作流○太平御覽人事

部二十六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三子幼而聰慧雄竿彖經不會子烏合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易乾九五飛龍在天演飛龍之祕策謂演易也孔雀見上兗州崔長史啓

管子地數篇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  
起於赤野之末光珠胎見贈高四詩序丹穴見傷祝阿王  
明府詩序唐太宗初春登樓卽目觀作述懷詩憑軒俯蘭  
閣眺矚散靈襟夏侯湛浮萍賦蔭修魚之華麟翳蘭池之  
清潒晉書文苑傳論黃花之什濬發神府淮南子兵畧訓  
響不爲清音濁璧以喻日蘋以言風劉向說苑有談叢篇  
隋書文學傳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蘭生九畹故  
曰九蘭筆海見前張華博物志入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  
漢出蟠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  
月台沃出太山楊素贈薛播州詩兩河定寶鼎入水域神  
州於是綰銅麟旬製錦晃郊化浹下車恩孚攬轡德聲洽

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徧謠惠露灑三天之渥狎中牟

之馴雉豈懼驍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塵飛范

甌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宓絃烹雞屈函牛之量是於

二字據文苑英華增洽一作含徧一作編。漢書百官公  
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



上皆銅印墨綬麟甸冕郊見上兗州張司馬啓製錦見和  
李明府詩後漢書循吏傳衛蠡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  
之教設婚姻之禮攬轡見上兗州崔長史啓梁元帝阿育  
王像碑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般若波羅蜜經護國品第五  
復有先已學菩薩者證一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成惟識  
論言十地者一極善地初獲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  
大喜故二離垢地具淨尸羅遠離能起微細毀犯煩惱垢  
故三發光地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光故四  
勝慧地安住最勝菩薩分法燒煩惱薪慧燄增故五極難  
住緣起智引無分別最勝般若令相應極難勝故六現前地  
相住功用後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八不動地無分別智  
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故九善慧地成就微妙四無  
碍解能徧十方善說法故十法雲地大法智雲含衆德水  
爲功德一切如空龕重充滿法身故如是十地總攝有爲無  
地雲笈七籤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也亦名三天其三  
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馴雉見韋明府宅宴詩  
岳射雉賦盼箱籠以揭驕曉媒之變態徐爰注媒者  
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廣雅釋詁曉

體也重泉見傷祝阿王明府詩范甌見韋明府宅宴詩垂  
銀結綬見上文宓絃見錢鄭安陽入蜀詩後漢書文苑傳  
過讓字文禮議郎蔡邕深敬之目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  
何進曰竊見令史陳畱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階級名  
位亦宜超然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  
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可也  
章懷太子注函容也高誘淮南子加以招攜白屋勸誘青  
衿言訓注函牛受一牛之鼎也

衿延張必於鶩輪引王終於倒屣遂使瀨流逸客望驥足

以雲蒸棲泌遺才款龍門而霧會

延張必二句各本皆無今據文苑英華補。左

傳僖公七年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說苑尊賢篇周公旦白  
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李翀日聞錄白屋者庶人屋也春  
秋丹桓公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駟聖大夫蒼土  
甌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  
之白屋也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  
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  
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  
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概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

以別於白屋也宋武帝與臧燾勅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  
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宏之詩鄭風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毛氏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張必  
未詳王終疑是王粲之誤詳上司列太常伯啓揖仲宣於  
蔡席句注蜀志彭萊傳枕石漱流吟詠緼袍顏本作激湍  
非也驪足龍門用龐統李膺事並見前詩陳風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氏傳棲遲遊息也泌泉  
水也呂氏春秋十二紀愛士篇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高  
誘注款扣也成公綏鳥賦續紛霧會迴皇塵亂梁某緯蕭  
簡文帝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都人野老雲集霧會某緯蕭  
末品拾艾幽人寓跡零壇挹危直之祕說托根磬渚戢戰  
勝之良圖幸以奉訓趨庭束情田於理窟從師負笈私默  
識於書林私默識文苑英華作芸情織今從顏本。莊子  
雜篇列禦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陸德  
明釋文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畜而賣之本或作葦  
音同拾艾猶言采艾也零瑱見上兗州張司馬啓廣雅釋  
詁危正也書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泗水涯水中見石  
可以爲磬孔穎達疏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

爾然也禮禮運人情以爲田晉書張憑傳帝召與語嘆曰  
張憑勃率爲理窟梁元帝侍中吳平光侯墓誌學兼義府  
談均理窟後漢書李杜列傳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  
遠千里章懷太子注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  
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孔融薦禰衡表安世默識  
李善注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  
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書林已見前案臨海父宰  
博昌故曰幸以奉訓趨庭其與博昌父老書有張學士辟  
閭公可見交遊之盛篇中所云從師負笈則臨海之學問  
亦得於齊至於九流百氏頗總緝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  
魯者爲多

精其奧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棲遲一邱鳴絃而

卒歲

九流見贈高四詩漢書敘傳總百氏贊篇章梁書簡

文帝紀九流百氏經目必記漢書藝文志大凡書六  
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車  
見贈宋之問詩孔安國尚書傳序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  
經籍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杜預注詩小雅按今小雅無此文列子天瑞篇孔子遊於

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禮檀弓負手曳杖南齊書劉善明傳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漢書敘傳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鳴絃屢見諒以糟糠不贍甘旨之養

屢空簞筍無資朝夕之歡甯展是以祈安陽之捧檄擬毛

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孔邱之餘志

筍一作食○糟糠見上兗州崔

長史啓禮內則由命土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任昉上蕭太傳固辭奪禮啓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曲禮上凡以弓劍苞苴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鄭氏注簞筍盛飯食者圖曰簞方曰筍毛義事見贈高四屬以蛩詩序楚辭遠遊間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屬以蛩秋應節雁序屆時飈金將露玉共清柳黛與荷紉漸歇實

含毫振藻之際離經析理之期不揆彫朽之材竊冀遷喬

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爾雅釋蟲蟋蟀蜚郭璞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蛱王僧孺與何炯

書素鐘肇節金鷗戒序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

苑英華書王露夕流金風時扇庾信春賦眉將柳而爭綠

面共桃而競紅釋名釋首飾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

代其處也江淹蓮華賦著標芡兮出波擘細蓮兮映渚釋

名釋綵帛細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東晉子居釋含毫

散藻沈約太常卿任昉墓誌銘含華振藻禮學記一年視

離經辨志鄭氏注離經斷句絕也莊子雜篇天下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廣雅釋詁析分也彫朽見久戌邊城詩

詩小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吳志陸瑁傳宜遠倚荆璞無

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宏濟自媒見前

致於見疑夜光不逢於按劍則沈骸九死終望銜珠殞首

三泉猶希結草載塵清矚跼影外慚冒瀆威嚴循心內駭

謹啓荆璞見贈高四詩夜光見螢火賦劉峻辯命論三閭

沈骸於湘渚離騷經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

未悔銜珠見上兖州張司馬啓李密陳情表臣生當殞首  
死當結草史記秦本紀穿三泉顏師古注三重之泉言至  
水也胡三省通鑑秦紀二注三泉者取  
九泉之數言之結草見上崔長史啓

### 上郭贊府啓

賓王啓側聞樞精嘯谷韻清籟於驚蘋震德昇乾鬣乎枝  
而布族雖涸鱗濡沫不缺望於鯨波而決羽搶榆頗思遷

於鶯樹

春秋運斗樞樞星精爲虎淮南子天文訓虎嘯而

傳震爲龍

孔穎達疏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也乾卦雲從

龍風從虎

虞翻曰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也坤爲虎風生

地故從虎也

顧野王玉篇雲部鬣鬣雲兒莊子外篇在宥

雲氣不待族而雨

陸德明音義司馬云族聚也顏注雲如

枝葉之狀

南都賦乎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此借枝

葉以言雲耳

潤鱗見古意詩漢書盧綰傳上欲王綰爲羣

臣觖望

注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

伏惟贊府

決決羽

見螢火賦遷鶯見思乎上人林泉詩

公瓊基疊秀精珠構於三龍玉幹驚薰煜瑤林於八桂仙

飛有道榮河泛高尙之舟德驗通神靈策洞幽冥之境論

蔡邕崔實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山海經海南經桂林  
入樹在番禺東郭璞注入樹而成林言其大也後漢書郭  
符許列傳郭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始見河南尹李膺  
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  
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朱  
子奢昭仁寺碑銘序受昭華而錫天佩觀榮河而巡溫洛  
晉書郭璞傳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博學有高才妙  
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  
公以青囊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  
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  
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  
剪爲龍荒乎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  
費諸家要最更撰新產耶溪而濯質霜鐔廓豐匣之姿孕  
林十篇卜韻一篇

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荆巖之氣松秋表勁胡顏霞而插極



菊晚馳芳涵清露而泣沼

極一作大○張協七命楚之陽

精樂史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越州會稽縣若耶溪在縣東南二十八里越絕書云薜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澗而出銅也古歐冶子鑄劍之所故戰國策曰澗若耶以取銅破堇山而出錫許慎說文金部四百九十鍾劍鼻也徐鍇曰劍鼻人握處之下也段玉裁曰攷工記曲禮少儀所謂劍首也印鼻劍鼻瓜鼻皆謂鼻者鼻猶初也豐匣用豐城劍氣事見螢火賦山海經西山經崆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是生乎玉黃帝乃取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自崆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郭璞注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昆侖兮食玉英汲冢書所謂若華之玉郭璞瑾瑜玉贊鍾山之寶爰有玉華符采流映氣如虹霞又山海經敘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許慎淮南子注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禮聘義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鄭氏注虹天氣也孔穎達疏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荆巖見贈宋之問詩劉楨贈從弟詩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謝朓望三湖詩積水照蘋霞漢武帝秋風詩蘭有秀菊有芳陶潛飲酒詩秋菊有佳色

袁露綴其英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  
溪行詩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  
鑒懸龍鏡明逸照於

咸陽韻入鳧鐘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鼇壑以朝宗

情嶽披蓮掩龜岑而作鎮惠牛曜辨驚荀鶴於談叢揚鳳

摛文詠鄒龍於筆海孔範和陳主詠鏡詩虎賁愁興日龍

圖咸陽故城在今咸陽東二十里自秦孝公至始皇帝胡

亥竝都此城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宮亦曰咸陽宮周官考

工記鳧氏爲鐘漢書郊祀志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虞銅人

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

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

班固答賓戲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鼇壑情嶽龜岑並見上

崔長史啓嶽蓮見疇昔篇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狗非

大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

牛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陸德明音

義司馬云牛馬以二爲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

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

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言爲三也晉書陸機

傳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吳平入洛機初詣  
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雲與  
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  
因抗手曰雲閒陸士龍隱曰曰下荀鳴鶴鳴鶴隱字雲又  
曰既開青雲親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是雲龍  
騷騷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西  
京雜記揚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朱懷隱方與縣樓霞寺  
講堂佛鐘經碑文雖敏而終與未擇菁於義宿思非揚鳳  
閣綢藻於詞林鄒龍用雕  
龍爽事譚叢筆海並見前故得佐銅章於磬渚側扇文綈  
之風貳墨綬於桐郊讚誘祥鸞之化絃揮單父弼清韻於

嵇琴化洽中牟翊馴輦於潘雉

顏注印文曰章銅章墨綬見前篇後漢書蔡邕傳墨

綬長吏職典理人章懷太子注漢書儀曰秩六百石銅章  
墨綬也山海經西山經素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  
沙是多文諸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  
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  
已狂見則天下大穰畢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  
味之者水之魚名曰鰈本草陳藏器說此魚生海南

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書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故曰磬渚  
桐郊案此二句當爲瑕邱贊府也祥鸞見祝阿王明府詩  
單父中牟並見前篇王勃九成宮頌朝盈振鷺境比馴翬  
嵇康有琴賦故曰嵇琴潘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軾廬采拔  
岳有射雉賦故曰潘雉

芻微邁欽賢於司隸提獎幽滯軼取俊於淳于

置驛見和孫長史詩

呂氏春秋六諭期賢篇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於  
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  
忠段干木之隆令狐德棻周書藝術傳黎景熙上書曰自  
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魏徵隋書隱逸傳  
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後漢書黨錮傳李膺再遷復拜司隸  
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陳壽蜀志許靖傳沙汰穢  
濁顯拔幽滯戰國策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  
于髡曰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某甕牖輕生席門  
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賤品幸以參名比屋悅康衢以自娛預迹耦耕欣日出而  
知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騁志少奉庭訓踐文囿以  
漁魂至於縹卷青箱頗測探其奧旨竹書石記亦幽求其  
遂原雖未能叫徹帝聞聲馳宰府而頗亦見推里閭譽浹  
鄉閭呂氏春秋八覽下賢篇周公旦所朝於窮巷之中甕  
牖之下者七十人高誘注甕牖以破甕蔽牖史記陳  
丞相世家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  
書戶牖富人有張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  
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比屋見贈高四詩列子仲尼  
篇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  
歟不願戴已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  
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  
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論語長沮  
桀溺耦而耕何晏集解鄭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王充論  
衡感虛篇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力  
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壅井而飲耕田而食

堯何等力董仲舒士不遇賦孰若返身於素業今莫隨世而輪轉揚雄長楊賦并包書林聖風雲靡束哲補亡詩南陔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李善注庭聞親之所居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學窮優治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後漢書郎襄列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爲宗而多巫覡雜語廣韻縹青黃色也沈約宋書王淮之傳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二墓或言安釐王豕得竹書數十車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左思吳都賦鳥策篆素玉牒石記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闈開天庭兮延羣神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說文十二篇門部開闔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開闔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後漢書樊宏傳父方金銀箭纏重字君雲貲至巨萬而贍賑宗族恩加鄉閭

秋金壺應節吮墨翹足期遙跡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

於重席不量庸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盼倘使陳  
畱逸調下探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眷餘溪之蔡則迴眸

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詎專聞於往笛

期遙跡一作希遙杖

○周禮夏官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  
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康成注壺盛水器也  
世主挈壺水以爲漏以太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  
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  
焉太史立成注有四十箭賈公彥疏馬氏云漏凡百刻  
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  
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  
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  
於四時最短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  
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  
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  
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校一刻爲率云太史立成注有

四十八箭者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  
刻以壺盛水縣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刻  
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徐陵勸進元帝表芝房  
感德咸出銅池萸萸伺晨無勞銀箭陸機漏刻賦爾乃挈  
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敷於編鐘顯阜高而爲  
殺鮑照觀漏刻賦歷玉階而升陝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  
之吞瀉視警箭之登沒劉孝綽答梁元帝書竊以文豹何  
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  
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  
少酬襄誘莊子外篇馬蹄齒草飲水翹足而陸張揖廣雅  
釋詁翹舉也小爾雅廣言造倅也晉書郗詵傳郗詵字廣  
基博學多才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  
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  
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  
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班固答賓戲委  
命供已味道之腴李善注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腴者也彈冠習見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  
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  
其席曰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五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易夫揚于王庭邱遲侍宴樂遊苑送張



徐州應詔詩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柯亭見上太常伯  
啓晉書孔愉傳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以討華軼功  
封餘不亭侯愉嘗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  
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  
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何晏論語集解包曰蔡國  
君之守蔡出蔡地因爲名焉長尺有二寸邢昺疏漢書  
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  
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蔡  
是龜之名耳鄭孚包咸皆云雖滄溟遠量敢不媿於牛溲  
出蔡地因以爲名未知孰是而嵩岱洪恩終惜酬於蟻蛭輕喧視聽憂誓惟深猥瀆階  
庭兢惶交集謹啓惜一作曾○梁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  
比其大淮南子倂眞訓夫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  
無丈之材高誘注涔潒水水潒之年大道上之積水齊和  
帝冊梁公元錫文德踰於嵩岱功鄰於造物張衡東京賦  
洪思素蓄民心固結韓非子姦劫篇夫世愚學之人比有  
術之士也猶螳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揚雄方  
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

上梁明府啓

某啓昔者聞歌薛邑賞彈鋏於馮諼佇駕夷門揖抱關於  
侯子豈惟成風之斲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  
志合者蓬心可采情諧者蘭味甯忘

竊聞一作昔者。以上均見上張司馬啓

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疏  
釣鼉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七公罩袁

楊而岳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翔鷺之

舞影唵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

詩魯頌振振鷺鷺于飛毛亨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

也以興潔白之士蔡邕釋  
誨鴻漸盈階振鷺充庭

旣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撫俗

君子不器扈輪軒以觀風某蒲石橘遷聲鄉蓬轉不叶十

室無專一經攀驥逸而無繇仰鵬飛而自失

橘文苑英華作摘注云摘

集本作播非今從顏本又文苑英華注集本鄉作嚮非秦編修恩復曰石當是右字之譌聲當是磬字之譌案此四字難以強通橘遷見早發諸賢詩達轉見泊河曲詩公顧盼成飾咳唾爲恩庶微潤

於江波冀末光於鄰燭使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

浮川應黃鐘於僊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

七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趙壹疾邪賦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咳唾爲恩盼睐成飾江波用莊子貨粟事詳古意詩鄰燭見螢火賦遷木見林泉詩丹山見獄中書情詩韓詩外傳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鳳乃止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張正見賦得威鳳棲梧桐詩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鳴石浮川用泗濱浮磬意見上隋書律厯志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此雌雄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鐘爲始

案此啓疑亦作於兗州案本集啓凡十一篇多作於齊魯之地惟和道士閨情詩啓不知爲何處作其上司列太常伯啓上少常伯啓在高宗封泰山之時楊盈川王勃集序可證兗州則刺史長史司馬暨瑕邱明府贊府各一其上梁明府啓聲鄉蓬轉當爲磬鄉之誤則亦兗部也上廉察使啓曰十年無棣與上齊州張司馬啓皆在齊地作也蓋臨海因父宰博昌久於齊魯師友之盛淵源浸廣而編集之鄒雲卿爲兗州人因從而著錄云

### 附永樂大典本

#### 上梁明府啓

竊聞薛邑聞琴揖馮諼於彈鋏夷門佇駕顧侯羸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效蓬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

流水於牙聲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

以上均見上齊州張司馬

啓

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峰浸地開源驚

濤疏鈞鼇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張以騫翥三主七

公罩袁楊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湛月路以流清茂趾

遐鋪駕雲門而擢秀

重規四句見上齊州張司馬啓

若乃博聞強記辨

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迴驚瀑

布以飛瀾文江澹虛涵濯錦而翻浪

以上俱見上齊州張司馬啓

於

是功超食跼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孤鸞之舞影鳴琴

動操叶馴聲之雅音旣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省俗居

羣不器扈輶軒而觀風

呂氏春秋孟夏紀誣徒篇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蹠

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蹠高誘注跼雞踵喻學者取道衆多然後優也跼讀如拊撫之跼食雞跼眾而後

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  
案淮南子說山訓跖作蹠數千作數十某疾抱支離

材均臃腫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聞達

始則執鞭爲士帝里希千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室

庶代耕之樂

支離二句見上齊州張司馬啓  
弱齡八句見上司列太常伯啓

然而忠不

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進殊巧宦搏羊角

而遐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垂竿

投餌晦名迹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

坤貞觀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

雖無爲光宅忻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

賦

以上俱見上司  
列太常伯啓

明公顧盼成飾咳唾爲恩漏微潤於

江波流末光於鄰燭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浮

川應黃鐘於僊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李嶠上巡察覆囚使

歷城張明府書曰明公銜紱帝廷影纓天闕唐初稱縣令爲明府亦稱爲明公矣

答員半千書

臨海以江東之霸貫附稷下之遺毗與員里居密邇岑苔之好有自來矣以彼

異才方謂坐致雲霄瞬升宰府而乃八科累應一飯纔充繼臣朔而上書同子建之求試仕進之意無乃太銳乎詳玩此書始喻以時命終勉以道德足爲澆競之藥石流俗之鍼規蓋其所志過王楊諸人遠矣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厭薏如有敘上言離恨下

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宏以驟雨溼薪之喻雖聞義

則徙道存於起予而儼人失倫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蓋

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

文苑英華至字下有止字

辱字下有所字蘇一作薛。舊書職官志大理寺評事十  
二人從八品下掌出使推覈評事史十四人廣雅釋言惠  
賜也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  
笑把玩無厭劉琨答盧諶書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  
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蹙如有敘謂見書如面  
敘也古飲馬長城宿行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  
餐飯下有長相思猛風乾蘇驟雨淫薪皆以喻躁進也魏  
志滿寵傳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  
備漢書韓信傳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顏師古注樵取薪也  
蘇取草也老子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史記酷吏傳甯  
成操下如束淫薪言蘇被風乾而猛風易過薪因雨淫而  
驟雨難常也聞義起予見論語禮曲禮下僎人必於其倫  
鄭康成注僎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  
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書旅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任  
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百 years 上壽旣日徒然如  
其誠說亦以過半張衡西京賦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嵇康  
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劇  
談見客中言懷詩孟子夏夫鯢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  
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



沈鰓於渤澥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  
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  
閒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鳬乘雁自以爲可得而褻焉及  
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甯肯借翰於  
搶榆假力於在藻資汀渾涓流之水待堀堞揚塵之風哉  
鰓鵬並見螢火賦宋玉對楚王問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  
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  
地之高哉鰓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莫宿於孟諸  
夫尺澤之鰓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  
魚有鰓也士亦有之陸德明莊子釋文鰓徐音昆大魚名  
也崔譔云鰓當爲鯨簡文同鵬徐音朋崔音鳳云鵬卽古  
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鳳字也朋鳥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  
也古以爲鳳字碧海見王靈妃詩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  
書乘桴滄流交鰓貨賄揚雄解嘲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

駱臨海集

善注堀堞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淮南子曰揚堞而弭  
塵許慎曰堞塵塵也塵莫迴切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夫駉驥垂耳於坳牧鴻雁戢翼於汚池褻之者固以爲園  
圃之凡鳥外廐之下乘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  
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駉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  
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沈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  
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甯不知在藻  
搶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盍  
言爾志豈若是乎己一作士勤勤一作殷勤。漢書張陳  
王周傳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良數  
以太公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漢六年封功臣高帝曰運籌  
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良爲留侯嵇康與  
山巨源絕交書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買臣見詠懷古意  
詩張衡應閒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  
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克言子房遭時買臣未遇也莊子

以筌喻言故曰莊筌說苑善說篇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  
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  
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  
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  
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  
矣此用其意故曰魏綱皇甫瓊對詞標文苑科策掩臆圖  
而該魏綱漆園無絃地之詞飛鶴板而徵漢臣九臯有聞  
天之譽許靖與曹公書借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  
要不忘吳志周瑜傳報德明公勤勤懇懇如此之至員半  
千陳情表臣貧窮孤露家資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有米  
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英才貨責以充糧食奔走而歸  
帝里京官九品無瓜葛之親立身三十有餘志懷松柏之  
操於今立身未蒙一任蓋同買臣之困而乏子夫人生百  
房之遇當是員以干進之意相勸故云然也

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  
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平之  
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墜亦何患

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於眾多之口斯

所以楊朱徘徊於歧路阮籍怵惕於窮途

庾信對酒歌人生一百年歡笑

惟三五晉楊泉有物理論淮南子倣真訓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晉書嵇含傳沈淪名利老子寵辱若驚陸德明釋文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魏志杜恕傳恕上疏極諫曰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西京雜記公孫宏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尙爲賢良國人鄒長倩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次卿足下勉作功名蔡邕勸學篇人無貴賤道在則尊禮樂記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注德三德也易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注在幽而貞宜其吉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陸德明釋文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虛空則純白所生也楚辭九章惜誦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揚雄解嘲是故知予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又曰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乎者

子平之又平眾妙之門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軒冕在身  
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淮南子說林訓有榮華者必有  
憔悴有羅紉者必有麻蒯魏志曹爽傳何晏說爽以權重  
不宜委之於人鄒陽獄中上書不奪乎眾多之口淮南子  
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悲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又列子  
說符篇載歧路亡羊事見贈高四詩晉書阮籍傳籍時率  
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趙至與嵇茂齊  
書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  
息也王褒寄周宏讓書楊朱歧路阮籍窮途案半千陳情  
表云七步成章一字無改臣不愧子建飛書走檄援筆立  
成臣不愧枚臯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  
詩策判牋表論勒字數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  
臣骨縣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蓋敢爲大言以希進用者  
則其書中之旨大較可知矣臨海寄員半千詩曰不應驚  
若鴈祇爲直如絃其所以信之者若此此書曷以道德悟  
厥黨來所以規之者又若此蓋臨海滯迹齊魯凡十餘年  
交厚則望深望深則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  
愛至宜亢直乃爾也

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

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空谷

靜躁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左思吳都賦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詩衛風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楚辭遠遊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九

歌山鬼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劉安招隱士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盧照鄰宴鳳泉石翁神祠

詩序萋萋春草王孫遊兮不歸秩秩斯干幽人去而忘返

與此句法相同趙至與嵇茂齊書去矣嵇生永離隔矣陸

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詩鄭風子甯不

嗣音鄭氏箋云嗣續也畏途見贈高四詩詩小雅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老子重為輕君靜為躁君潘岳秋興賦苟趣

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詩邕風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王粲贈士孫文始詩粲任既來無密爾音是途皆畏何谷

非空境無險夷情有靜躁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為此言也

上吏部裴侍郎書

新書文藝傳駱賓王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

應舊書裴行儉傳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上元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

爲泚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爲秦州  
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

公執事

元和郡縣志關內道京兆府武功縣畿東至府一  
百四十里新書百官志京縣主簿二人從八品上

議縣主簿一人正九品上蔡邕獨斷羣臣與天子言不敢  
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  
之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易曰書  
之屬皆此類也按此二十五字據文苑英華載入

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

乎情非言無以詮其旨

詮一作筌。易見繫辭上盧謨贈  
劉琨書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  
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耶說文三篇詮具也淮南子有  
詮言訓高誘注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  
道之所依也劉晝新論崇學篇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  
其理大象無形非  
立象無以測其奧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見高



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

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

於內迹應斯通

衣一作襟。顏師古匡謬正俗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答曰本字作否否

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北向見靈泉頌南遊見上廉察使啓負米句注廢書流涕並見上廉察使啓情蓄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白衷四句與上廉察使啓同

雅含宏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

左傳宣公十二年敢布腹

心君實圖之後漢書寇榮傳披肝膽布腹心卻正釋譏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虛謀贈劉琨書大雅含宏量苞山藪楚辭卜居吾甯悃悃款款僕以忠乎王逸注志純一也君侯見上帝京篇啓楊惲報孫會宗書故敢畧陳其愚惟君子  
察焉 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

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銜材揚已歷抵公卿

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

道哉

史記儒林列傳太常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

一藝十年不調見帝京篇金張毛薛見上李少常伯啓管子小匡篇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劉邵人物志接識

第七抗爲高談則爲不遜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蜀志彭萊傳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王逸楚辭章句

紱今若屈原膺忠貞之節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說文十二篇抵創擊也揚雄解嘲范睢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漢書揚雄傳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史記游俠傳嘑曰不圖君人貌榮名豈有既乎禮檀弓下謀其身不遺其友

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疑人則多慚

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

史記三王世家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左傳

莊公二十二年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注逸詩也  
古者聘士以弓新書百官志外官掌書記掌朝觀聘問慰  
薦祭祀所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行軍參謀關豫軍中  
機密景龍元年置掌書記按臨海以武功主簿辟爲記室  
則景龍之前已有幕職矣魏志王粲傳陳留阮瑀字元瑜  
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帝書  
與元城令吳質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晉書郗超傳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  
馬又轉爲參軍尋除散騎侍郎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  
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  
之賓矣昔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  
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尙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軻一作史  
記刺客列傳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嚴仲子事韓哀侯與  
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至齊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乃遂西至濮陽見嚴  
仲子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政直入上階  
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屑出腸遂以死荆軻者衛人  
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歸而

求爲報秦王者問其傅鞠武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出見田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先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偃行見荆卿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荆卿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臣乃得有以報遂至秦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環柱而走於是左右既前殺軻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卒釋去之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行狀不可知行乞於市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兵圍之遂伏劍自殺班固答賓戲烈士有不易之分漢書張耳陳餘傳勢利之交古人羞之盧諶贈劉琨書晉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閒靡軀不悔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施晉書

儒林傳范宏之與會稽王道子賤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

廁在俎豆朱書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

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

致敬又謝晦傳晦謂司馬庾登之曰欲屈卿以三千人守

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

不敢受此旨是不必對諸王始稱下官也戰國策趙策豫

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裴寂勸進疏三晉

子弟共獫狫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後殿見蕩

子從軍賦詩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賈餘勇見軍中所

行路難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顧我復我答施何時

以遠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風遭不造幼丁閔凶

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

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所以一作而顧口莊子雜篇讓王子

巡避席注廣雅曰遠巡却退也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

受之張揖廣雅釋詁躊躇猶豫也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

不造鄭氏箋造猶成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杜預注閔憂也爾雅釋詁丁當  
也顏注言已早喪父也魏志閻溫傳裴松之注魏畧勇俠  
傳孫賓碩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潘岳閒居賦序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雷次宗與子姪書吾少嬰羸患  
事鍾養疾爾雅釋詁恙憂也郭璞注今人云無恙謂無憂  
也藜藿見上廉察使啓負米句注禮內則由命士以上父  
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甘旨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  
啓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又爲范始興求立  
太宰碑表鴟鴞東徙松檟成行李善注左傳伍子胥曰樹  
吾墓檟顏氏家訓終制篇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  
族葬江陵東郭承聖未已啓求揚都欲營遷厝案藜藿句  
謂母須養松檟句謂父未葬梁武帝孝思賦序每感斯言  
雖存若亡徐陵與北齊尙書令書瞻望鄉關何心天地  
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  
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

噬指見上

廉察使啓後漢書馮衍傳春秋蒸嘗昭穆無列陸機思親  
賦悲桑梓之悠曠懷蒸嘗之弗營宋書禮志宋孝武大明  
路帝每集

五年詔曰誠敬克展幽顯威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孫綽  
表哀詩序敢冒諒闇之誠以申罔極之痛劉義慶世說新  
語德行第一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  
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乃爲爾也宋書孝  
義傳何子平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  
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  
覆吳越春秋閻廬內傳要離沉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  
曰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

膝下之養忽已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洩興  
言永慕舉目增傷已一作至行一作將傷一作酸穀梁

弟後天之倫次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劉侯既重有斯難  
值余有夭倫之戚竟未之致也膝下見疇昔篇據疇昔篇  
臨海干祿州郡以王事至吳越違膝下三年謂從軍三年  
也案是書作於上元三年四月據上所云則臨海有兄弟  
卒於上元二年儀禮喪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  
者一體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賈公彥疏四體  
謂二手二足在身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以  
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

分別則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凶服謂天倫之喪服按論語凶服者式之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服也皇侃疏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爲敬而式之也朱子始指喪服以爲哀有喪江永曰凶服者式之五服皆然新書禮樂志齊衰杖周正服爲祖父母爲伯叔父爲兄弟故踰七月五服尙未終也是朱子之釋凶服初唐已有是說矣姚思廉陳書沈炯傳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又梁書皇后列傳興言永往觸目慟心曹植應詔詩長懷永慕憂心如醒盧諶贈崔溫詩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嚴忌哀時命悵懔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楚辭九章抽思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夫怨於心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乎增傷

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

指一作亂口呂氏春秋十二紀精通篇鍾子期



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晉書孝友傳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通神明見靈泉頌蜀志諸葛亮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先主在樊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裴松之注魏畧曰庶先名福常璩華陽國志西州後賢志李宓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行事祖母以孝聞大同後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立旌授生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相逼密上疏武帝覽之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教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晉書孝友傳李密一名虔字陵與蘇武書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普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左傳文公十

八年明允篤誠邱遲與陳伯之書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莊子外篇田  
子方第二十一田子方問於孫叔敖日子  
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人有乾沒爲心

脂韋成性舍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

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

以處之

乾沒見上齊州張司馬啓楚辭卜居如脂如韋王逸注柔弱曲也潘岳閒居賦序尙何能違膝下色

養而屑

屑從斗筭之役乎諸葛亮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

詩小雅顧我復我鄭氏箋顧旋視也復反覆

也史記袁盎

錯列傳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漢書注

張晏曰因宜附著

合會之呂氏春秋十二紀精通篇故父

母之於子也

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

草莽之有華實也

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

志相及痛疾相救

憂思相感生則相齮死則相哀此之謂

骨肉之親魏志田疇傳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

未安不可以苟佩榮寵漢書蘇武傳武曰

今得殺身自效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而且義士期乎

義士期乎

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

事人雖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末信也

安一作焉雖一作假。魏志文帝紀

裴松之注獻帝傳烈士殉榮名義夫高貞介陶潛魯二儒  
賢勞芬若人特爲貞夫後漢書韋彪傳彪上議曰夫國以  
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章懷太子注孝經緯之文也  
魏志劉煜傳裴松之注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  
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楚辭九章惜往日或忠信而死節  
兮或訑謾而不疑李延壽南史袁昂傳非惟  
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吾斯句用論語

流沙一去絕

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母切倚闔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

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

流沙上一有況字迷一作

愴。楚辭招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王逸注流沙沙流而  
行也倚闔見上廉察使啓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詩目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孔穎達正義曰此小雅采芣之篇案彼詩  
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禮樂記

管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鄭氏  
注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  
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孔穎達疏南風詩名是孝子  
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  
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教天下之孝也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  
諸侯使海內同孝也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  
聞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  
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惛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  
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  
未聞史記樂書集解王肅曰南風育養民之詩也案解慍  
阜財之辭言南風養萬物以喻父母養已使天下皆盡歡  
致養同歸孝治卽孟子底豫天下化之意此用南薰蓋亦  
通之於孝子之義矣漢書蓋寬饒傳太子王生予書曰用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顏師古注不訾者言無訾量可以  
比之貴重之極也宋孫亦示兒編曰無限之謂不訾孔融  
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揚雄反  
離騷臨汨羅而自隕矣恐日薄於西山李密陳情事表但

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孔君侯情深錫類道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馬之微願憫鳥鳥之私情寬其負恩

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憫鳥鳥一作假

燕雀。○錫類天經並見靈泉頌左傳隱公三年明恕而行要之以禮何晏論語集解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李密陳情事表鳥鳥私情願乞終養詩小雅蓼莪序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蕭子顯南齊書何昌寓傳與司空褚淵書曰封殯卑雜窮魂莫寄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濂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臨海此書胡氏應麟以爲李令伯表不過也案靈泉頌知臨海於調露二年秋之官賦螢詠蟬當在調露元年獄中書情有昔歲逢揚意之句蓋儀鳳三年臨海以薦遷侍御也此書作於上元三年四月即儀鳳元年也據疇昔篇於懷橘傷心之下有寥落懷抱隱棲林泉之句似除服移時始簿長安再擢侍御也以其時計之臨海之值內憂即在儀鳳元年去上書

無幾時耳舊書高宗紀上元三年春三月己巳朔吐蕃入寇鄯廓河芳等四州乙酉洛州牧周王顯爲洮州行軍元帥領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都督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領左衛將軍契苾何力等軍以討吐蕃二王竟不行據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是年行儉亦未行也

與博昌父老書

元和郡縣志河南道青州博昌縣本漢舊縣屬千乘郡昌水其勢平博故

曰博昌後漢以千乘郡爲樂安郡博昌縣仍屬焉晉宋後魏並同高齊省移樂陵縣今縣東十二里樂陵故城理此屬樂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樂陵縣屬青州十六年改爲博昌縣案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是也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於博昌父老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漢文帝賜南越王書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爾雅釋詁恙憂也郭璞注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應邵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雅

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君之無憂  
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何恙不已  
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又被蟲食  
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此博昌父老先有書貽臨海故  
曰承並無恙也李陵答蘇雲雨俄別風壤異鄉春渚青山  
武書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

也徐陵報尹義尚書別離二國雲雨十年風壤見早秋出  
塞詩謝朓辭隋王濤惟待青江可望候歸鯉於春渚朱  
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魏書宗欽傳欽與高允書曰希懷  
寄契延想積久江淹別賦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變字文苑  
英華本作度也魏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  
遠路漫漫顏氏家訓風操篇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  
送下泣  
言離  
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畧無半在張學

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

宿德但見松邱

一一作將。廣雅釋詁攜解散也爾雅釋  
器衣皆謂之襟注交頷方言衻衻謂之袖

郭璞注衣襟莊子外篇田子方仲尼曰吾終身與汝交一

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陸機歎逝賦序余年近四十而懿親

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張學士或作睦處士

漢書睦孟傳注師古曰睦音式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

字皆然而韋昭應卽並云音桂非也魏書逸士傳有睦夸

案各本多作張學士今從之鄭樵通志氏族畧辟閭氏姬

姓衛文公支孫居楚邱營辟閭里因爲辟閭氏焉案張學

士辟閭公並是臨海父令博昌時所交遊者故云漢書蘇

武傳人生如朝露注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

如之王逸離騷注溘猶奄也江淹恨賦朝露溘至握手何

言夜臺見挽歌後漢書黨錮傳李膺門生故吏及其父兄

並被黨錮宋書自序耆年老齒歲時有餽後漢書宗室四

王三侯傳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蒿里松邱並見挽歌按

集中有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在高宗麟德元年封泰

山時作此書所稱解攜襟袖一十五年臨海如以麟德元  
年離齊計高宗麟德二年乾封二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  
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自麟德至是年凡十五年次年卽調  
露元年也據書中于役不遑及經途密邇之句臨海蓋以  
行役復至齊境也證以邊夜蓬萊鎖使海  
曲諸詩當是由燕至齊疑在調露初也  
嗚呼泉壤殊途



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

也

潘岳寡婦賦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又悼亡詩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天道悠昧人

理

促今李密陳情表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甯論潘岳爲諸婦祭庾新婦文伏膺歛淚感今

懷

昔禮檀弓上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說駢而

賻

之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

涕

之無從也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況過隙不留藏

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

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

尙何云哉

過隙藏舟並見挽歌魏文帝與吳質書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拔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盧

思

道勞生論追惟疇昔勤矣厥生浮生見挽歌陸機歎逝

賦

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文心雕龍明詩篇人稟

七

情應物斯感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

周

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裴駟集解駟案

地理蒙縣屬梁國司馬貞索隱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  
地一指也以萬物一馬也郭象注夫自是非而彼我之常情  
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喻  
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  
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又均於相非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  
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  
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  
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穀亂明此區區者  
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  
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甯而天下萬物  
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又內篇大宗師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外篇至樂莊  
子之楚見空髑髏夜半髑髏見夢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髑髏深嘆蹙額曰吾安得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  
乎內篇養生主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  
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  
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陸德明釋文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號戶羔  
反內篇大宗師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  
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  
乎詩王風有女此離歟其泣矣傳啜泣又聞移縣就樂安  
貌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如僕尙何言哉

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

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

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

來一作未  
隋書地

理志北海郡博昌舊曰樂安舊書地理志河南道青州博  
昌漢縣治故郡城樂安隋縣武德二年屬乘州州廢屬青  
州總章二年移治於今所新書地理志青州博昌上武德  
八年省樂安安平二縣入焉案樂安於武德中省入博昌

故云穩章時移治卽書中所稱移縣就樂安故城是也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青州博昌縣後唐諱昌改爲博興樂安故城漢樂安國故城在今縣東南周書藝術傳時外史麻宇屢移未有定所禮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說文十二篇開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開廣雅釋詁里閭凡也凡古居字史記秦本紀孝公十二年開阡陌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張協雜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水經注江水篇頽墉四毀荆棘成林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杜預注合手曰拱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仙鶴見代女道士詩吳志吳主傳赤烏元年詔曰閒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三嗣主傳孫休永安三年西陵言赤烏見陸抗傳永安二年都督西陵三年假節阮籍詠懷詩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晉書杜預傳孫皓旣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言昔吳今晉遷謝無常杜預都督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荆州故曰漢南

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松櫟

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

言徒擁

案臨海父無考今義烏志稱賓王父履元官博昌令始出私牒不可爲據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

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必召仲尼康子欲召仲尼公之

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是春秋時大夫稱

父爲先君也陸機文賦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左

傳昭公二十年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劉楨黎陽山賦延首南望顧瞻舊鄉何心天地見上裴侍

郎書史記蘇秦傳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

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無棣見上廉察使

啓松櫟見上裴侍郎書維桑見送閭五詩按上裴侍郎書

曰裴藿無甘旨之膳松價缺遷厝之資謂母乏養父未歸

葬此云松櫟千秋知臨海之父卒於博昌卽葬其地不復

遷厝故鄉故云有切維桑之里也古飲馬長城宿行遠道

不可思夙昔夢見之經過見帝京篇詩王風君子于役不

知其期小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傳遑暇也抑風願言思

子謝朓辭隋王陵泥遷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李善注鄭子

儀禮注曰  
擁抱也

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

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治賞當年相歡卒歲甯復惠存舊

好追思昔遊

書堯典平秩西成淮南子繆稱訓昔東戶季子之世道不拾遺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

人各得其宜也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劉峻山棲志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沛清醪新熟則有田父野老提壺並至班荆林下陳觴置酌酒酣耳熱屢舞喧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後漢書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陶潛桃花源記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隋書房彥謙傳雖致屢空怡然自得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樂以忘憂論語文左傳昭公十三年諸侯相朝講舊好也魏文帝與所恨跂予望之經途密邇吳質書追思昔遊猶在心目

竚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畱神往山川

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室一作地。詩衛風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陸景與兄書嚴  
寒向隆經塗慙軻梁武帝賜何點手詔密邇物色勞甚山  
阿淮南子繆稱訓聖人之道猶中衡而設尊耶李善注王  
融策秀才文引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後漢書馬援傳  
援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  
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爲郡掾吏守墳  
墓鄉里稱爲善人斯可矣周禮夏官有巾車鄭注巾猶衣  
也段玉裁曰以巾拭物曰巾如以悅拭手曰悅吳都賦吳  
王乃巾玉路陶淵明文或巾柴車或櫂孤舟皆謂拂拭用  
之不同鄭說也案江淹擬陶徵君田舍詩日暮巾柴車李  
善注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今作或命巾車非也案此數  
句言途次密邇未得往博昌與父老暢敘也張充與王儉  
書獨浪烟霞高臥風月陸雲答兄詩神往同逝感形畱悲  
參商秦嘉妻徐淑答夫書室邇人遐我勞如何謝瞻懷靈  
運詩忽覩愁霖唱懷勞奏所成後  
漢書鮑永傳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與親情書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睽索累年存歿寂寥

吉凶阻絕無繇聚洩每積淒涼

裴讓之公館燕酬南使徐陵詩方域殊風壤分野各

星辰爾雅釋詁展誠也信也釋言展適也郭璞注得自申

展皆適意廣韻展舒也整也審也適也說文作展轉也按

周書旅獒時庸展親孔安國注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淳

化閣智永帖一兩日少可具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舊

今遇賢弟還得數紙勞動幸不憚耳此對睽索蓋即次篇

展接之意易雜卦睽外也韓康伯注相疏外也禮檀弓上

吾離羣而索居鄭氏注索猶散也存歿寂寥言存歿無音

息也魏志王修傳裴松之注王隱晉書曰褒曰吾薄志畢

願山藪自處妙妹皆遠吉凶斷絕言吉凶之禮皆隔絕不

得行也無繇聚洩言無從會聚而洩其契闊之思也江總

度支尚書陸君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敘宗盟

誅淒涼故友

徒有所懷未畢斯願

之官謂之臨海丞係縣佐故曰佐任臨海今隸台州府路經義烏故曰便

還故里也漢書酷吏傳邳都為雁門太守便道之官陸機

謝平原內史表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李善注如淳漢書

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甯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左傳隱公十一年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吾邑路姓松林楂



林梅林三支均稱臨海之後今稱繁族據此書言敘宗盟則在唐初族已蕃衍矣漢有駱俊見後漢書陳王寵傳俊子統三國吳志有傳統子秀見虞預會稽典錄載裴松之三國志注臨海殆其苗裔歟

不意遠勞折

簡辱逮湮淪雖未敘言薨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賓

王疾患無況耳

湮一作沈又作漂賓王疾患句各本俱無今從全唐文補。魏志王凌傳裴松之注

魏畧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招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胡三省通鑑魏紀七注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一簡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謂其體輕也湮淪見帝京篇吳陸景與兄書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甦會魏書宗欽傳披衿暫面定交一言虞世南北堂書鈔天部楊泉物理論曰炎氣鬱蒸地之張也王僧孺與何炯書起居無恙動靜履宜淳化閣帖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陶潛與子書疾患以來漸就衰損梁簡帝戲作謝惠連體十三韻眼前多無況參差鬱相望案此書所云

晚夏炎鬱蓋調露二年之六月臨海將還  
故里宗族先以書存問臨海答之云爾

再與親情書

案此書與前篇俱為之臨海時與里中

所云遠勞折簡數句乃未還故里以前親舊先已貽  
書作於途次以答親舊之辭此篇初至鄉閭云云係  
里中存問親友之作玩其情辭迥  
不相符今從全唐文釐為二篇

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  
翁山川不改舊時邱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

覺涕之無從也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元瑜長逝化為  
異物李善注鵬鳥賦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  
方皆異物也又與吳質書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  
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  
耳呂氏春秋十二紀安死篇世之為邱壘也其高大若山  
其樹之若林方言豕秦晉之間或謂之壠自關而東謂之  
邱郭璞注有界埒似耕壠以名之隴與壘及壠並同王羲之  
洛嘉每集

之蘭亭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亦見靈泉頌沈  
約宋書后如傳文帝袁皇后崩於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  
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策既奏上自益詢問子姪彼亦凋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  
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謂舊友之子姪也顏之推家訓風操篇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前對  
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  
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  
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然呂氏春秋六論疑似  
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史  
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  
如子姪則秦漢時已然矣魏書蕭寶夤傳或具寮離索或  
同事凋零詩大雅永言孝思顏延之陶徵士誄近識  
悲悼遠士傷情吳志諸葛恪傳是以悲慟肝心圯裂雖死  
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期展接以申

潤懷取此月二十日棲相成禮事過之後始可得行

沈志道陳

新蔡王墓誌銘貴賤同途生死奚嗟陸機門有車馬客行  
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爾雅釋詁潤遠也墨子節葬篇

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棺五寸樓桐言祇敘尙賒仰繫何極各願珍勗遠無所詮一仰厝以桐棺也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炎涼方改願加珍勗臨海作傾。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炎涼方改願加珍勗臨海以之官便還故里集中惟此書爲在義烏所作耆年者化爲異物少壯者化爲老翁則其時年逾少壯可知高宗以調露二年八月乙丑改元永隆前書日晚夏炎鬱知以六月至鄉閭靈泉頌作於永興自義烏至永興二百里而近所云三秋當在八月臨海與博昌父老書曰松楸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是臨海父葬博昌也據疇昔篇茹茶懷橘之句母當卒於儀鳳初取此月二十日樓桐成禮臨海殆以調露二年七月二十日葬其母於故山也

### 與程將軍書

案書中有云送往事居又云粵自旌賁之辰卽達聖明之厯此書當作於中宗

嗣聖元年將軍卽程務挺舊書程務挺傳程務挺治州平恩人也父名振稱爲名將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尙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

都督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  
城平縣人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詔務挺與夏州  
都督王方翼討之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  
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同受則天  
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為皇帝  
又明年以務挺為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  
督軍以禦突厥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  
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  
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  
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案則天紀務挺殺於嗣聖元  
年十二月今傳既日嗣聖初不得云又明年其年秋  
七月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命左威衛大將軍程務  
挺拒之是書作於  
務挺未赴軍時也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

惠深用慚惶

舊書職官志左右衛每府中郎將一人皆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左右武衛

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人數品秩如左右衛晉書石崇傳崇自表曰臣

兄純蒙宥恩出非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譽者或過其實  
毀者或損其真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情侈意賒說事  
廣過其實嘉惠見傷祝阿王明府詩蕭后君侯懷管樂之  
述志賦雖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果息

材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

智足以興皇業道足以濟蒼生尙且屈公侯之尊伸管庫

之士蜀志諸葛亮傳亮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

善謂爲信然衛霍見帝京篇班彪王命論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左傳僖公九年

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

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杜預注往死

者來生者往謂高宗居謂中宗新書則天紀宏道元年十

二月高宗崩甲子皇太子卽帝位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

十九高宗宏道元年十一月戊戌以右武衛大將軍程務

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則天光宅元年春二月戊午裴炎

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  
廢中宗為廬陵王是務挺有單于道之命尚未行故曰送  
往事居漢書敘傳倚歟元勳包漢舉信南齊書王融傳融  
上疏曰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  
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書益稷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孔安國傳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  
者廣藝文類聚人部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書  
曰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  
濟蒼生禮檀弓下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鄭氏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  
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孔穎達疏案月令注管  
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  
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為別物而云管鍵者若下僕者天地  
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

中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之歷材不經  
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身之慮加以天

資本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

賈一作李

延壽南史明僧紹傳聰明特達舉袂成幃比屋之毗又無  
下僕芻狗見疇昔篇詩廊風子子干旌在浚之城小雅皎  
皎白駒賁然來思毛亨傳賁飾也江淹擬建平王上書方  
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佐命見前周身見螢火賦史記張  
丞相列傳周昌木彊人也張守節正義言其質直掘強如  
木石焉彊漢書作彊注師古曰彊音其兩反臧洪答陳琳  
書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王沈釋時論敖蔑道  
素解吁權門淮南子倣真訓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  
譽於天下常願爲仁繇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爲  
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般垂  
無所措其鈎繩其於駕也良樂無所施其銜策般垂一作魯般又作  
班匠良樂一作伯樂。莊子內篇齊物論子綦曰今者吾  
喪我汝知之乎郭象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  
物足識哉見機句用莊子漢陰丈人事見贈高四詩晉書  
隱逸傳序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莊子雜篇外物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  
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無用之爲



有用也亦明矣潘岳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  
卷莊子雜篇庚桑楚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嵇康與山巨源  
絕交書與一世同其波流揚雄甘泉賦般倅棄其剗矧今  
王爾投其鈎繩李善注尚書曰倅汝作共工般魯般也案  
山海經般作弓矢疑當引此曹植七啓班輪無所措其斧  
斤班固答賓戲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注項  
岱曰良王良樂伯樂荀子性惡篇驕驥驥驥離綠耳此  
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  
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  
也漢書張敞傳馭馬者利銜策

詔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游揚猥以樗櫟之姿

忝預賢良之薦

書堯典明明揚側陋孔安國傳堯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魏

書武帝紀建安十五年下令曰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  
張衡東京賦上下共其雍熙李善注尚書曰黎明於變時  
雍又曰庶績咸熙隋書李德林傳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  
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乃答云若曲相提獎必望  
以死奉公史記季布樂布列傳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  
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欲得書請季布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遂行使人先發  
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卽揖季布曰僕游揚足下  
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莊子內篇逍遙遊吾有大樹人謂  
之樗大而無用又人閒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祿社樹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觀者如市匠石不顧漢書文帝紀二  
年詔曰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  
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新書  
則天紀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聖二月戊午廢皇帝  
爲廬陵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  
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賜粟帛  
職官五品以上舉所知一人又選舉志所謂制舉者其爲  
名目隨其人士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  
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上文粵自旌貢之辰卽奉聖  
明之歷是臨海先以旌貢至京適際新君嗣位五品上職  
官奉制得各舉所知一人務挺爲之提獎游揚臨海乃舉  
賢良文方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  
正科也

夔牙不可以擊節倘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

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

明之累耳鴻都見久戍邊城篇漢書李廣蘇建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

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

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

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

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

次日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李康

運命論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顏閔函席游夏

升堂揚雄甘泉賦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

李善注尙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思

蜀都賦巴姬彈弦漢女擊節後漢書竇融傳皆近事暴著

智者所共見也章懷太子注暴露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迫

區中之隘狹兮舒節出乎北垠漢書匡衡傳元帝初卽位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長安令

楊興說高曰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

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左傳僖公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

云薄德楚辭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  
中吳質答魏太子書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功之地以爲  
知已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爲市駿之資郭隗

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  
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  
之幽情勿使將詞翰爲行已內篇文章是立身歧路耳又

何足道哉言而不慙者恃惠子之知我也

勿使將各本作將使今從蜀本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今  
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讐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有  
九術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  
邑易於脫屣願大王察焉戰國策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後  
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讐郭隗先生曰臣聞  
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  
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  
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

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  
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  
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  
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  
之屬駑物一物鄭氏注駑馬給宮中之役賈公彥疏駑馬  
最在下說文十篇駑馬銜脫也銜脫則行遲鈍故謂最下  
之馬曰駑駑鄒陽獄中上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與長裾乎莊子內篇逍遙遊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  
堯舜者也易繫辭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班固西都賦發  
思古之幽情曹植與楊德祖書豈徒翰墨為勲績辭賦為  
君子哉司馬相如上林賦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曹  
植與楊德祖書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陸德明所  
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上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所  
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纏程期有限史容注山谷外集引作風  
期有限○劉楨贈徐幹詩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李善  
注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  
新書百官志左右衛掌宮禁宿衛左右武衛掌同左右衛  
舊書則天紀嗣聖元年秋七月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

命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拒之案本傳作左武衛今云禁  
門清切是當未赴邊時也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塗路  
雖局官某尙期辭滿儻泛孤舟萬里烟波舉目有江山之  
守有限

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  
二中書詩辭滿豈多秩謝

病不待年王筠爲王儀同瑩初讓表自位昇朝首職冠禮  
闡辭滿之願將際致仕之請方奏晉書王導傳過江人士  
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  
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劉琨答盧諶詩序排終身  
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  
可得乎宋書沈攸之傳以此定亂豈移晷刻時武氏將篡  
唐臨海尋至廣陵距起嗟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沾襟此  
義時曾無多日故云然

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爲過謹

不多談

莊子內篇應帝王列子入泣涕沾襟梁元帝與蕭  
摛書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楊

惲報孫會宗書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漢呂后時丞相平如張辟疆計以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

南北軍中外兵柄皆呂氏有也陸賈勸陳平交驩太尉爲  
畫呂氏數事厥後周勃一入北軍而諸呂束手就縛賈有  
力焉武氏之惡百倍呂氏將相裴炎程務挺輩不及平勃  
臨海其唐之陸賈歟張鷟稱賓王以緋衣小兒之謠說炎  
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此必臨海密襄起義  
從而爲之辭爾若務挺則史明言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  
且與炎敬業潛相應接矣臨海之爲敬業移檄天下也日  
送往事居與務挺書已有是語時孽后方圖革命非悉祕  
計者肯冒其忌諱乎由此言之裴程兩人不可謂無與於  
匡復之策者敬業之未起兵也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  
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是時務挺方檢  
校羽林軍執以禁兵夫何難此舉若行野鷄息雉產祿亦  
除安李之功不待五龍矣未幾務挺赴邊下阿兵敗裴程  
亦隨顛殞良勃深相結呂氏謀益壞炎挺深相結武氏謀  
益熾臨海謂之何哉